

鼠疫約編序

會城今夏鼠疫盛行。譚彥先明府自惠安郵彙編至。王吉人邑侯試之而驗。則揭布於通衢。好善者亦重刊以行。於是閩醫始知治法。以余所聞見自六七月以來。服此方。雖極危。鈔不活者。聞有受病太深。療救無及。或以疑是方之不可恃。願越人不云乎。非能生死人。也能使當生者起耳。今之中無所主。而以藥爲嘗試者。當生且使之死矣。則烏能以是方一二之。不效。而掩其八九之效哉。吾友鄭肖巖秀才。病彙編之繁複。約爲八篇。乍浦楊伯卿司馬喜而鋟之。二君惓惓於活人之心。吾願村僻之爲醫者。共體之。勿使病家倉卒。聞誤於迴惑也。

光緒二十七年冬十二月閩縣陳寶琛附識

李序

醫之爲術。所以寄死與生。醫之書。必詳且盡。而後可以濟人壽世者也。若吾粵羅芝園廣文所著鼠疫彙編一書出。垂十年。活人甚衆。如是書之議論醇正。推究病源。洞然有見。一方之眼。竊謂近日治疫者。無能出其右也。惜其書未行於閩。人猶有所憾焉。客冬我居停彥先明府。不吝兼金。倡爲鋟版。以廣流傳。庶使倉卒。遘疾。頃刻得以更生。荒僻乏術。不斃於庸醫之妄。何便如之。未嘗不爲濟世之一助也。惠今梓事告成。爰書數言於簡末。

光緒辛丑元月中九守平盦主李樹青跋

周序

瘟疫者。時氣也。時氣遍行。所以人感之而卽病。夫瘟疫者溫也。疫者役也。故瘟疫之作。始必發熱。無分男女少長。率皆相似。如役使然。是又謂之溫役也。刺法論黃帝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且病是證者。多起於冬。不藏精。及辛苦饑餓之人。蓋冬不藏精。則邪氣乘虛易入。而饑餓勞倦之流。則受傷尤甚。故大荒之後。必有大疫。正謂此也。但此輩疫氣既盛。勢必傳染。又必於體質虛濁者。先受其氣。以漸遍傳。若不施救。療蔓延滋甚。余家世岐黃。留心考述。每臨編得其法。未必見其病。臨病見其證。未必合其方。適嶺南雨山世丈。以是編見示。展誦之餘。其於治疫之法。明如指掌。且經屢驗。時值泉郡是疫。又作。思製藥施送。恐難普遍。居停彥先譚明府。仁愛爲懷。毅然創首。爰集同人。付梓惠世。誠爲活人之要術也。是爲序。

光緒二十六年冬月東陽周樹梓桐甫誌於豐州署齋。

羅序

疫由陰陽愆伏而作也。或中血。或中氣。感其毒者。皆足以害人。顧其時同。其地同。其證同。其藥亦宜無不同。觀方書所載每次止立一方可知必拘拘切脈施方無當也。

鼠疫者。鼠死而疫作。故以爲名。其證爲方書所不載。其毒爲斯世所駭聞。鄉復一鄉。年復一年。爲禍烈矣。爲患久矣。予初聞此。遍閱方書。無對證者。光緒十五六年。延及邑之安鋪。十七年春。延及縣城。偶見醫林改錯一書。論道光元年。京師時疫。日死人無數。實由熱毒中於血管。血壅不行。夫已壅不行。必然起腫。予始恍然焉。蓋鼠疫一證。初起紅腫結核如瘰癧。或忽起於不自知。或突起於所共見。其潰者流瘀血。非熱毒成瘀之明驗乎。其甚者熱憎而斃。非熱毒瘀血攻心所致乎。及觀其方。專以治血爲主。略兼解表。信能治此證矣。試之人人皆驗。因錄示人人。疑謗也。十七年冬。遇吳川友人吳子存甫於郡。出所輯治鼠疫法一編。予讀而善之。遂與茂名許子經畬論列此方。隨證加藥。囑書其後。而附於諸君子之末。爰捐貲付刻以廣其傳。十九年春。城鄉疫復作。同時屢用此方。以起危證。一時闕傳。求者踵相接。迺即人疑謗者。再加辨解。且取姪啓沃所經驗塗瘰一方。以補之。姪啓觀復刻印發。遠近流傳。用之多效。二十年予族陀村。感此證者數百。用之全效。故舊歲宏豐號有辨惑說之刻。本年友人文子鳳笙有同育堂之刻。安鋪醫局有敦善堂之刻。化州局亦有刻。人愈信傳愈廣焉。予思此方雖妙。惟一誤於醫者之蠱惑。再誤於病家之遲疑。以致死亡相繼。實堪痛恨。予留心此證久矣。數年所歷。更有聞見。前緣平糶之暇。補原起釋疑二則。並將陀村治疫之善法。與所傳之奇效。及改方之貽誤。就吳刻而增損之。二十一年陀村疫復作。按治未效。加藥方效。故於施藥之時。續而

增之。復將十年前疫毒中氣之經驗方附諸卷末。俾知疫毒中於血氣者。皆有所救。則陰陽雖有愆伏。而血氣實可調和。庶幾消災疹於無形。躋民生於仁壽。則區區之心稍慰也。如有不逮。還期高明指示。爰述其本末而爲之序。

光緒二十一年蒲月廣東石城羅汝蘭芝園續誌於村堡別業之前軒。

羅序

是書已四刻。前序言之詳矣。茲何爲而復刻也。以近更有所得不敢秘也。二十一年夏。四刻初成。秋渡瓊候委。得悉是春海口以疫斃者數千。族人和隆號電催此方過海。會著效驗。而瓊醫未之信也。予慮其復而及他處。遂出四刻分贈同鄉各位。皆以較前更詳。公捐洋銀三十六員。囑代辦分贈。予遂付信高郡聯經堂印六百本。並撮其要。付省經韻樓刻印一千本。旋以聽鼓多暇。復購書數種以考其詳。更加添註。冬至後瓊州府城疫作。先將所存分派瓊醫。或從而笑之。甚從而訾之。予知其誤於李時珍紅花過服之說。並誤於景嵩崖桃仁紅花不可過用三錢之說也。二十二年春疫大作。羣醫各出手眼。百無一效。以至死人無數。及二月底。始有信避之法者。遷居海口。延予調治。並參新法。連救重危證數人。求醫者踵相接也。每視病開方。卽贈書一本。並囑照醫。而十愈八九。一時並救數十人。羣疑始息。遂信是方。幸海口爲證無多。不致大害。因補前刻所未及而求其詳。

爰爲之序。

光緒二十二年五月署理儋州學正石邑羅汝蘭誌

自序

昔桐城余君師愚著疫疹一得。以清瘟敗毒飲爲主方。別開生面。以補昔賢之未逮。乾隆癸丑。京師大疫。踵其法者。活人無算。紀文達公目擊其應手而痊。故一時亟稱之。迨光緒十七年。粵東鼠疫流行。石城羅芝園廣文以加減解毒活血湯爲綱領。救活億萬人。厥功偉矣。復從吳子存原本輯成鼠疫彙編。殫數年閱歷苦衷。拯萬里艱危疫症。是皆彼蒼仁愛斯民。假手於賢哲。解散疫氣。同登壽宇也。考王勳臣醫林改錯有云。瘟毒自口鼻入氣管。自氣管達於血管。致氣血凝結。壅塞不行。此說與余所聞泰西醫士所言暗合。羅氏穎悟過人。從此入手。卽以解毒活血湯加減用之。爲治鼠疫者提綱挈領。膽識俱到。獨出冠時。故能立起沉疴。爲羣生託命焉。辛丑歲自夏徂秋。吾省城鄉內外鼠死而疫作。爲數年來最盛。余五月初首得李雨山刊本。如獲異寶。卽思集貲重刻。以廣流傳。嗣聞楊孝廉芝盦昆仲已付剞劂。先獲我心。不勝狂喜。自此書出。閩中諸善長踵而印施者萬有餘卷。雖疑信參半。然全活亦不少。鈔版現將模糊。乍浦楊君伯卿司馬。樂善不倦。將謀重梓。屬余參訂。余雖粗工。又焉敢辭。惟原書從歷年經驗彙纂而成。其間屬入雜症生藥與此方。微嫌喧賓奪主。恐閱者旁皇眩惑。

罔決適從。故割愛刪去。且編次間有纏複處。有倒置處。爰不揣譎陋。釐爲八篇。名之曰鼠疫約編。蓋由博而返約。亦守約而施博也。所冀醫者毋執己見。以炫奇。病家毋惑人言。以自誤。依方照法。及時連服。生死人而肉白骨。其功德詎有涯哉。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閩縣鄭奮揚肖巖謹識於袖海廬。

鼠疫彙編辨誤弁言

治病之道。不知其誤。卽不得其真。凡治病皆然。而治鼠疫爲尤甚。蓋鼠疫一證。前無所依。後無所仿也。是編因比類而得其方。且屢經而詳其法。時歷八載。版已五刊。雖云有誤。諒亦寡矣。乃作者無誤而用者多誤。推求其故。緣人多囿於常見。狃於常習。每以輕藥試重病。緩服治急疾。無怪其多誤也。此其說於鄰鄉人得其詳焉。本年鄉鄰多疫。皆來求書。贈卽囑曰。必依法方效。數日後多來問曰。貴鄉用之極效。某等用之不效何也。予細詢之。曰。輕病鄉人多不服藥。迨至重危然後服藥。應加石膏者亦用五六錢。應加大黃者亦用三四錢。其餘各證亦照法加入。每日追三劑。熱稍退者每日仍一劑。追至於甚。乃不服藥。予曰。噫。子誤矣。此重證亦急證也。初起不服藥。已失之遲。一誤也。重危之證。每日二服。已失之少。二誤也。石膏大黃改輕。復失之輕。三誤也。熱退尙有微熱。至少二服。多則三服。日止一服。以至病翻。四誤也。尙可服藥。卽不服藥。坐視其死。五誤也。若疫證初起之

時。凡喉微見燥。頭微見暈。體微見困。卽中毒之漸。急宜服藥。或服白茅根數味。或服本方二三服。此治於未萌。更人所易忽。六誤也。有此六誤。尙云依方照法乎。嗟乎。近者尙誤如此。遠者可知。補弁數言。以免輾轉相誤也。戊戌春日芝園氏誌。

例言

上四條從
羅本錄出

- 一 是編就吳子存原本增刪。其首二方統以大黃爲主。初證必致邪內陷。故刪之。其原起。避法治法。生藥各方。實有可采。故存之。
- 一 是方本於醫林改錯。原爲吐瀉抽筋而設。然移用此證恰合。故以爲主。
- 一 吳本有疎漏處。參以己見。補原起論證及禁忌釋疑二則。與陀村兩年輕重治法。及各處輕重治案十二條。茲又彙集前四刻而次第之。並補原起論。各家脈論。證治論。及已悟活法。采用古法。俱見效者。添入數法。與瓊廉雷治案共五條。務求簡明。人人易曉。庶稍有準則。不致大誤。
- 一 病有舍脈而從證者。以脈微而證顯也。况鼠疫起核紅腫。大熱大渴。明係陽證。爲熱何疑。然人每以熱渴無核之證致悞。故累輯脈論數則。以明其初起。亦與中風傷寒之異。所輯不多。亦以符疫證不切脈之例。
- 一 細閱原書。皆從歷年經驗彙纂而成。急于刊布。編次間有倒置處。有重複處。茲刻次第移綴。一以貫之。特表彰時賢救世之苦心。
- 一 原書藥品。有從方言者。如犀角。或書柱犀。或書瘳犀。淡竹作丹竹是也。有從別名者。如龍膽草作地膽頭。螺屬菜作雷公根是也。有從俗字者。如銀翹作銀喬。梔子作枝子是也。恐流傳誤會。不識者索解未由。反至悞事。茲刻悉爲更正。
- 一 方藥不用無人識。原書所列生藥方。如羊不挨。驢紅蛤屎。屎葉蚌螺花。

披雪麻布狗尾路兜蓋。皆粵東生草別名。現時福州考究未確。恐誤採誤用。反見貽害。故割愛不錄。

一原書所列治法有三千餘字。皆閱歷有得之言。千錘百鍊而出。非細心體會。未易遵行。故不揣譾陋。略分章節。逐條發明。俾閱者心目瞭然。無所顧慮。爲活人計。少盡苦衷。非敢妄逞臆說也。

一原書服藥既以加減解毒活血湯爲主方。以治鼠疫發核。此外如霍亂吐瀉。發痧。羊毛瘟。大頭瘟等症。以及凡方雜症。概行刪去。以還廬山面目。

一 是刻藥方。另登本方加減解毒活血湯。附以方論。爲是書提綱。其餘經驗各方。附列篇末。以備考證。窮鄉僻壤。延醫既難。購藥不易。盡可擇其簡便者用之。亦堪奏效。

一 是刻釐爲八篇。一曰探源。二曰避疫。三曰病情。四曰辨脈。五曰提綱。六曰治法。七曰醫案。八曰驗方。俾閱者窮源溯流。瞭如指掌。

一 原書所列治法。無症不備。無藥不靈。惟毒核潰爛。尙缺方藥。茲刻補入排膿生肌收口外敷內托各方。以臻完璧。

一 醫案篇未附拙案。爲徵信起見。非敢誇功逞技。故並索同志劉君蔚立各附數案。俾患是病者。放膽服藥。不爲旁人蠱惑。又可見福州成效可稽耳。

鼠疫約編目錄

探源篇	一
論鼠疫當清其源法揚本	三
避疫篇	四
病情篇	六
各症重輕辨	九
辨脈篇	一二
提綱篇	一四
經驗加減解毒活血湯	一四
釋疑說	一六
治法篇	一七
原方加減法	一七
復病治法	三二

潰爛治法	三三
飲食宜忌說	三五
醫案篇	三五
羅芝圃治案十七則	三五
李兩山治案一則	四四
劉蔚立治案五則	四五
拙案附存九則	四七
驗方篇	五二
內服驗方十七則	五二
外敷驗方二十六則	五九
辟疫驗方十二則	六三

鼠疫約編

吳川吳宣崇子存原本

閩縣鄭奮揚肖巖參訂

嶺南羅汝蘭芝園增輯

紹興裘詩福吟五重校

探源篇

羅芝園曰。昔之論瘟疫者。皆曰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自明末時吳又可起。從而闢之。曰六氣者天地之淫氣。常有者也。疫氣者。兩間之戾氣。濁氣。不常有者也。斯言也。徵之老子而可見。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凶年之後。必有瘟疫。是知以兵燹而致旱澇。以旱澇而釀疵癘。此瘟疫所由起也。自後論疫氣者。皆主其說。陳修園先生更添病人之毒氣。又兼言夫繼起。不第言夫初起也。友人吳子存甫據鼠死疫作。直斷爲地氣。言之鑿鑿。亦不爲無見。然律以動靜互根之義。無天氣之鼓盪。焉能使地氣之發舒。則言地氣者。必兼言天氣。其說乃全。但天氣遠而清。人所難見。地氣近而濁。人所易見耳。統而言之曰。天地之氣足矣。言疫氣所從入。吳又可吳鞠通楊玉甫皆謂獨從口鼻入。玉甫又據天氣爲清邪。獨從鼻入。地氣爲濁邪。獨從口入。修園謂天地之氣。暗中摩盪。從毛孔入。病人之氣。當面噴薄。從口鼻入。似不必拘。蓋自其分而言。則曰天地人之氣。自其合而言。則曰混雜之氣。何能隔別。使何氣從口入。何氣從鼻入。何氣從毛孔入乎。主口鼻入者。對風寒由毛孔入而言。別據疫證可說得去。惟鼠疫實說不去。其

先起核而後身熱者。必由毛孔入。由外而入內。其先身熱而後起核者。必由口鼻入。由內而入外。此證之犖然各別者也。所論雖屬探原。究無關治病之輕重。管見偶及。用以質諸高明。吳子存曰。光緒十六年冬間。鼠疫盛行。疫將作。則鼠先死。人感疫氣。輒起瘰癧。緩者三五日死。急者頃刻。醫師束手。聞有打斑割血。用大苦寒劑得生者。十僅一二而已。先是同治間。此證始於安南。延及廣西。遂至雷廉沿海城市。至是吳川附城作焉。明年正月。梅菪黃坡及信宜東鎮皆有之。三月後。高州郡城亦大作。斃者每以二三千計。離城市稍遠者。染得病歸。村鄉亦有之。四月後。則瘰癧者鮮死。死者又變爲焦熱。衄血。疔瘡。黑斑。諸證。初有知廣西雷廉之事者。勸諸人亟逃。人皆迂之。久之禍益劇。乃稍信前說。見鼠死。則盡室以行。且多服解毒瀉熱之品。由是獲免者甚衆。越端午乃稍稍息。事後細詢中疫之家。乃歎曰。信哉。此地氣非天氣也。何者。同一邑也。城市者死。山林者免焉。同一宅也。泥地黑濕者死。鋪甍築灰者免焉。暗室蔽風者死。居廳居樓者免焉。况一宅中婢女小兒多死。坐臥貼地。且赤足踏地也。婦人次之。常在室也。男子靜坐。又次之。寡出不舒散也。且疫作時。其宅每熱氣從地升。猛者如筒煙上噴。緩者如爐煙繚繞。觸之則頭暈目赤。而心躁。急取涼風吹解。病乃可救。當其時。宅中人爲氣所感。懵然不覺也。旁觀者見熱氣自足而脛而股而腰。若不出見風。熱氣逼至胸膈。喉舌間。則病作矣。有平時在墟市得病者。昇歸家。其轎門迎風者愈。閉轎門者竟死。且有棺斂將葬。盜盡竊其

衣服夜得風露涼解。遂生者。其故亦瞭然矣。所可恨者。富貴之人。珍重太過。不敢見風。不肯服寒峻之品。遂至韞熱不救。至婢女得病。又慮其傳染。病未甚。卽棄置不顧。此真俗見之悞也。夫鼠穴於土中。受地氣獨早也。顧其死者。目必突而赤。頃刻有蛆氣。極臭穢。移置他處。轉面向風。勿觸其氣。嘗有鼠朽腐箱內。婦女開箱。觸其臭。卽暈跌死。有見死鼠甚巨。舞摩玩弄。而後瘞之。歸坐卽死。有鼠將死。而貓噬之。貓死。人食其貓。人死。高州城外。瘞鼠處。牛斃其草。牛死。犬亦如是。彼鼠之生者。則渡水遠逃。常銜青草。但不知此草何名。可以作治疫之藥否。所逃之處。則皆清涼近水之區也。既而匪徒徧傳放藥。藉端滋事。人心惶惑。或謂是疫皆毒藥所致。識者非也。所慮者。廣西雷廉二十年來。皆十一月疫起。五月疫止。城市者重。村落者輕。恐高州亦難免後禍。吾不知醫。無從剖析方劑。姑就所聞於朋友者。述其避法。治法於後。

附論鼠疫當清其源法楊本

何謂鼠疫。疫將作而鼠先斃。人觸其氣。遂成爲疫。蓋地氣暴發。惟鼠得之最先。鼠當中毒之際。熱渴既甚。以水爲可救療。嘗於水缸。飲滿腹。甚至案上茶杯。稍沾餘滴。人不之察。誤食其餘。而受毒。遂不淺矣。固不獨目覩斃鼠。不及掩鼻。感觸其氣已也。竊思疫氣之作。避之既無可避。防之復不勝防。徒窮其流。而不清其源。亦未爲得法。倘聞鄰近鼠死頗多。先於家中牀榻櫥櫃之下。將赤小豆白蘿蔔俗呼菜頭荸薺俗呼尾梨清解之物。散佈地上。俾中

毒之鼠竊食亦可解免。鼠既無急，尙何有穢濁之氣哉。所費無多，請嘗試之。愚昧之見，閱者幸勿以爲迂也。

避疫篇

吳子存曰：避之之法，當無事時，庭堂房屋洒掃光明，廚房溝渠整理潔淨，房閒窗戶通風透氣，凡黑濕處切勿居住，聞近鄰有鼠死，卽要時時照察，埋鼠時掩鼻轉面，勿觸其氣，如誤觸其氣，急取逆風吹散之。此內經所謂避其毒氣。天牝也鼻從來復得其往之法也。並宜時常用如意油拭鼻，以避邪氣。家中人不可坐臥貼地，奴婢小兒俱要穿鞋，農人亦宜穿草鞋，以隔地氣。分界各村赤脚者多，死後俱穿鞋安。疫勢稍急，卽宜遠避，得大樹下陰涼當風處爲妙。樹下外夷法也，驗之本地，屋在樹下俱平安。或泛舟水上尤妙，否則居近水當風處亦佳。雷廉十餘年，凡船戶及疳家，卽漁戶棚，從無犯此證者，可知也。水以大江大塘爲勝，若止水小塘，當疫發時，無不翻底黃濁者，然仍勝於無水處，若不得近水，則嶺頂四面當風處亦好。各鄉避居嶺頂者有稱居嶺頂者安得風故也。居城者能上城堞避之亦可。黃州居城堞者俱平安。倘無處可避，則每日全家男女俱出屋外有樹木處高坐吹涼，夜間回家，仍要開窗透風，且用極幼細之紗厚鋪牀底，將房間屋瓦拆開見天，自然平安。此神授方用之有驗。設避居他宅，必須清涼疏爽，不可衆人擁雜一處，反易致病。倘或感病，卽時移出大樹下當風處，必要高牀高檯，切勿近地。若近地，則感受毒氣更速之死。觀避出而睡平地者，死反多於在家，其故可知也。平時不可食煎炒太熱物，不可飲冷凍湯水，男女或因房事感起者難

救尤宜戒慎節慾爲是。

內經云。欲入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爲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爲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已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

右節錄素問刺法論。避疫聖法。若能靜心調息。一志凝神。以運氣法行之。無不靈驗。

避疫之法。陳修園有言。惟在節慾節勞。仍勿忍饑。以受其氣。又膽爲中正之官。膽氣壯。則十一經之氣賴以俱壯。邪不能入。

醫統云。男人病邪出於口。女人病邪出於前陰。其對坐之間。必須識其向背。或以雄黃塗鼻孔中。從容察位而入。人生須知云。家有瘟疫。取初病人衣服於甑上蒸過。一家不染。

夷堅志載黃紙朱書籙籙乙三字懸之。可以避疫鬼。

再用黃紙朱書玉清文昌大洞仙經八字。貼於門楣。可保安吉。屢試屢驗。又除夕三更黃紙朱書天行已過四字。貼於門首。可避瘟疫。

凡入瘟疫之家看病。入房門。須左足先進。自不爲所染。此余世傳秘訣。

又方○凡入病人家。用香油調雄黃蒼朮末塗鼻孔。既出用紙條刺鼻取嚏。再飲雄黃酒一杯。決無傳染。

又方○用辟毒丹藥舖有製以紗囊盛之。掛於心前。凡入瘟疫之家。鼻嗅此丹。

卽能噴嚏。邪氣從鼻入者。又由鼻而出。最爲捷效。屢試屢驗。

又方○用太乙紫金錠藥鋪有製磨井水塗鼻孔。或用開水冲服少許。卽不傳

染。屢試屢驗。幸勿輕視。自內經云起至此條鄭增

此外更有經驗辟疫妙方。詳載驗方篇中。

病情篇

羅芝園曰。溫疫者。天地之戾氣。濁氣。釀爲熱毒。中於人。亦證見熱毒。故曰瘟。家家如是。若役使然。故曰疫。其病皆熱無寒。有表證無表邪。宜解肌。禁發表。其輕者如赤眼發頤之類。其重者如頭腫頸脹之類。然祇見於一處一年。未有見於處處年年。如鼠疫之甚者。噫。可云異矣。亦云慘矣。其初起也。有先惡寒者。有不惡寒者。既熱之後。卽不惡寒。有先核而後熱者。有先熱而後核者。有熱核同見者。有見核不見熱者。有見熱不見核者。有汗有不汗者。有渴有不渴者。皆無不頭痛身痛。四肢痠痺。其兼見者。疔瘡斑疹。颯嗽咯吐。甚而煩躁懊懣。昏懵譫語。昏亂顛狂。痞滿腹痛。便結旁流。舌焦起刺。鼻黑如煤。目暝耳聾。骨痿足腫。舌烈唇烈。脈厥體厥。種種惡症。幾難悉數。無非熱毒迫血成瘀所致。故古方如達原飲。消毒飲。解毒湯。敗毒散。霹靂丹。近方如銀翹散。桑菊飲。升降散。清化湯等方。皆能清熱解毒。然用之。間有效而多不效。何哉。以有清熱解毒之藥。而無活血去瘀之藥也。可知用清解者尙誤。更可知用溫補者。益誤矣。或曰。有用涼劑愈者。此必熱毒初起。血未成瘀之時。或曰。有用補劑愈者。此必熱毒已解。瘀血已下之

後然可偶效。斷不可常效。惟王勳臣先生醫林改錯活血解毒湯。雖制以治吐瀉抽筋之時疫。然移治此證。實爲得宜。觀其論證曰。熱毒自氣管。達於血管。將氣管凝結。壅塞不行。恰與此證合。觀其制方。則解血毒。清血熱。活血瘀。亦恰與此證合。十七年閱得此方。於無可救藥之時。偶一試之。不意其竟著奇效也。夫治病以本病爲重。標病爲輕。此證熱毒本也。瘀血標也。而標實與本同重。故標本未甚者。原方可愈。標本已甚者。又非原方可愈。故於重危之症。傳表宜加白虎。傳裏宜加承氣。傳心胞宜加羚羊。是不欲以輕劑治重病也。自後詳求博訪。十九年訪知西藏紅花。去瘀捷效。又得塗核驗方。並試出重危之症。必要連追三服。遂增前法。是又不欲以緩服治急病也。廿年訪知生竹茹止吐。與漫用艾火。初用黃樸。見下瘀。遽用參朮。并各藥之弊。又見重危之症。三服人多置手。遂將吳刻增損。除其統用下法二方。分別重危證服法。補原起釋疑二則。治案九則。廿一年試知誤艾火。誤參朮。誤時日。皆有可救。強壯之重危證。三服仍熱。與熱退復熱。及初起症見至危。又非前法所能效。並訪知復病猝死之故。又增前法。並治案三則。是又合重劑急服。以治重急病也。以上所立之法。大綱已具。可十愈八九矣。秋初渡瓊。賦閒無事。購書數種。悉心研究。更有所悟。而著效益奇。前謂不可減少減輕者。爲初證言耳。如連追後。汗出熱清。可滅除柴葛。毒下瘀少。可減輕紅花。並可加減。以滋陰退熱。亦可加減。以補虛消核。更得清心熱法。清營熱法。表裏雙解法。三焦合治法。增液助汗法。增液助